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 
第十八回 耿純臣奏天子氣 蕭懷靜獻開河謀

詩曰： 為德渾無象，昏迷便有形。

色心如野馬，慾念似風萍。

鑿足撐難起，雷聲喚不醒。

只餘歌與舞，相對眼偏青。

又曰：

國家誰最毒，獨有小人臣。

行險唯求利，貪功不顧名。

是非三寸舌，黑白一張唇。

天下已枯骨，猶思問水濱。

話說煬帝與蕭後要思想水路遊幸廣陵，再無計策，在木蘭庭上飲了半晚酒方散。次日起來，正要聚集群臣商議，忽一個小黃門來奏道：「司天監台官耿純臣，口稱有機密事要面奏萬歲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最是這些台官，專會輕事重報。有什麼機密事，要他來奏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一見知。」煬帝遂起身上輦，竟坐了便殿，宣耿純臣進見。

耿純臣到了殿前，望見煬帝，先行過那五拜三叩頭的大禮，然後俯伏在地奏道：「微臣職司占驗，連見天象有異，不敢不奏聞陛下。」煬帝道：「天象有何變異？賜卿平身，慢慢的奏上。」耿純臣道：「臣觀得睢陽地方，不時有王氣隱隱吐出，直上衝於房心之間。或結成龍紋，或散作鳳彩，此名為天子之氣。事關國家運數，臣不敢不奏聞。」煬帝道：「朕聞山川皆能吐氣，況氣乃虛無縹緲之象，如何便定得吉凶！」耿純臣道：「氣雖虛無縹緲，其實有凶有吉，種種不同。」煬帝道：「你就說有哪幾種不同。」耿純臣道：「有一種似煙非煙、似雲非雲，鬱鬱紛紛，現紅黃二色，狀若龍形，這叫做瑞氣；瑞氣見，則人君當有祥瑞之事。有一種白若練絮，晦昧不明，乍有乍無，其狀類狗，這叫做妖氣；妖氣見，則天下不有大喪，即有兵變。有一種中赤外黃，有絲有縷，若欲隨風飛舞之狀，這叫做喜氣；喜氣見，則朝廷有非常之喜。有一種狀若長虹，沖天直上，中吐赤光潤澤者，叫做勝氣；勝氣見，則天子威加四海。有一種狀若人形，而白色蓬蓬不動者，叫做屍氣；屍氣見，則其分野之下民，當有流離傷亡之災。有一種赤紋飛舞，團團曲曲，有如冠纓之狀，或如筆鋒牙笏之狀，皆叫做宰相氣；所見之方，當出賢相。有一種如虎如豹，如熊如羆，精光四射若火者，叫做將軍氣；所見之方，當出名將。唯此團團如蓋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色皆備，或現龍紋，或結鳳彩，方叫做天子氣。其餘還有金銀

之氣，珠玉之氣，劍氣、蜃氣，種種不同。臣故敢冒死上奏。」

煬帝道：「這些氣，從古來也曾有人應驗否？」耿純臣道：「歷歷皆驗，如何沒有？昔周昭王時，有五色雲氣貫入紫微，其年昭王南狩，不意被楚人詐獻膠舟，遂溺死於漢陰，此一驗也。漢高祖未發時，隱於荒碭山澤中，常被呂后尋著；避到一處，又被呂后尋著。

高祖驚問其故，呂后道：『但是到處，皆有五色雲氣罩在上面，故能尋著。』後范增勸項羽殺高祖，亦說道：『吾使人望其氣，皆成龍紋五色，此天子氣也，急擊之勿失。』後高祖果然成了帝業。此又一驗也。梁承聖四年，庾秀才討梁主說道：『去年八月太陰犯心中星，今年又有赤氣貫於北斗，恐有大兵入江陵。』不久後魏遣宇文護，竟滅了魏國、殺了梁主，此又一驗也。還有張華豐城的劍氣，卞和荆山的玉氣，此皆載在史書，斑斑可考，非妄誕之言也。望陛下審察！」煬帝道：「古來帝王稱賢稱聖，未有過於伏羲、神農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者，何不聞有天子氣見？偏是後世這些中主，倒有許多奇異！」耿純臣道：「古來聖帝明王，皆有祥瑞，但不定是天子氣耳。故伏羲時有龍馬負圖於河；大禹時有神龜獻書於洛；堯舜時莢生於階下；文武時鳳凰鳴於岐山。種種都是上天垂象，再沒個無祥瑞的聖君。」煬帝道：「既是睢陽有天子氣，則睢陽地方當出天子。卿既能望氣，必能識人，朕就差卿到睢陽地方去，察訪一察訪何如？」耿純臣道：「氣雖先見，其人尚未生也。叫臣何處去訪？」煬帝道：「幾時方生？」耿純臣道：「自古明王之興，皆以五百為期。以此度之，五百年後當有真人生於其地，願陛下早早修德禳之。」

煬帝聽了，忍不住大笑道：「卿忒苦慮了些，五百年後的事情，便這般著急。」耿純臣道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臣職司占驗，見有此氣，不敢不奏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卿但能觀天文，卻不料理人事，人生宇宙間，一歲之中，也不知多少變遷，況五百年後之事，如何能預期明算？或者朕後世子孫，徒都於此，也未可知。卿且退去，安心做官受用，不要替古人擔憂。朕還有別事商量。」因看著左右近侍，嘻嘻哂笑，羞得個耿純臣面頰都紅，唯唯的退出朝去。正是：

忠臣慮國在千年，荒主圖身隻眼前。

莫怪說來全不聽，祚長祚短責由天。

又云：

談天論理爭嗤腐，慮本圖根盡笑迂。

試弔興亡千古上，著龜四體幾曾誣？

煬帝見耿純臣退出，隨宣丞相宇文達、翰林學士虞世基、內使舍人封德彝、司農卿宇文弼、朝散大夫高德儒諸大臣便殿議事。不多時，都宣到殿前。朝賀畢，煬帝便開言說道：「朕有一事，要宣諸卿來商議，不期被耿純臣這個腐儒纏了半日，只管說睢陽有天子氣，要朕修德禳印。及朕細細詢問，原來卻說的五百年後之事，豈不好笑。」宇文達奏道：「腐儒不達世務，往往捕風捉影，當為實中，大言不慚。若不是聖上寬恩，此時已不保首領矣。」煬帝道：「朕念他是先朝舊臣，又且老邁，故不加罰。」宇文達奏道：「陛下宣詔臣等，不知有何旨意？」煬帝道：「語云『登泰山而小天下』。朕自游江都之後，覺天下的山川花柳皆無顏色，故蕪城一片土往往勞人夢想。朕昨日在木蘭庭上飲酒，偶見一幅廣陵圖，忽然想起舊游，情興勃勃，故宣卿來商議。」虞世基道：「陛下思憶廣陵，只消發車再一遊幸，何等必要費聖心籌算！」煬帝道：「遊幸固是易事，只是朕從來受不得寂寞，欲盡將宮中妃妾帶去，以為長游之計，卻嫌這一條早路勞攘辛苦，不便往來。若得一條水路，多造些龍舟，一路上逍遙遊覽而去，便大塊朕心。卿等可細細商量，看有什麼河道通得廣陵。」眾臣答道：「自東京至於廣陵，千有餘里，皆是早路，並不聞有河道相通。陛下要盡帶宮妃，也只消多發人夫，便可前去；沉一路上有離宮別館，盡可停輿駐蹕，以臣等愚見，還是早路為便。」煬帝道：「這些宮館，朕已厭游，若依舊往早路去，何消與卿等商量。卿等還須再三籌策，必另得一條河道方妙。」眾臣聞說，俱各面面相覷，無言回答。大家捱了一會，只得奏道：「臣等愚昧，一時不能通變，伏望陛下寬限，容臣等退出，會同該部與各地方官細細查明回旨。」煬帝依奏，隨傳旨散朝，先起身退入後宮不題。

卻說眾臣出得朝門，不敢散去，都一齊到會議堂來商量此事。隨又知會各部，不多時，大小官員都會集一堂。宇文達先說道：「聖上欲遊幸廣陵，不喜經由早路，要尋一條河道泛舟而去，故命學生會集列位先生商議，不知有何妙策？」眾官一齊說道：「別事還可參得智謀，這河道之事，千有餘里，明明白白，有便有，無便無，非人謀所能添設。只消煩工部河道衙門先生，將地理志書查一查便見端的。」當下有工部河道官出位說道：「有便有一條水路，只是道途迂遠，風波兇險，聖駕如何去得？」宇文達忙問道：「莫管迂遠兇險，且說這一條路由何處而去？」河道官說道：「再無別路，除非從洛水轉入黃河，再從黃河轉入大海，由海中東入於淮河，方能到得廣陵。算起程途，將有一萬餘里；又且孟津一帶水勢緊急，滄海中波浪拍天，如何敢蹈引聖駕，出此不測

之淵！」宇文達道：「雖然險遠，必不可往，但只是聖意諄諄，有此一條路兒，明日大家便好塞責回旨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老大人見教極當。」遂齊打一恭，各各散出不題。

卻說煬帝退入後宮，蕭後接住便問道：「耿純臣所奏何事？」煬帝道：「這腐老兒殊可笑，說睢陽有天子氣見，五百年後當生真命天子，叫朕早修德禳印。」蕭後笑道：「五百年後天子，便先有氣見，像陛下當代帝王，其氣遍滿宇宙矣。」說罷，二人嘻嘻哂笑。只見王義奏道：「臣聞聖賢從不虛生，氣機皆有先兆。昔關門令尹，望見紫氣東來，便知有賢人出關，後老聃果至。漢陳太丘攜子姪過訪荀胡陵父子，太史便奏五百里內德星聚。荆軻刺秦，則長虹貫日；嚴子陵足加光武，則客星犯帝座。由此觀之，耿純臣之言，未必無所據也。陛下亦當加察。」煬帝道：「有據無據，當察不當察，只消宣袁紫煙來一問便知。」隨即叫宣袁紫煙。

不多時，袁紫煙宣至。煬帝問道：「今日台官耿純臣奏睢陽有天子氣見，不知果然有無？」袁紫煙道：「果然有之。」煬帝道：「既有，妃子何不奏朕？」袁紫煙道：「此事雖有，然遠不在蕭牆，非陛下所宜憂也，故妾不敢瀆奏，以亂聖懷。」煬帝點頭道：「妃子之言是也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且放開這五百年的遠話，不知今日商量的水路何如？」煬帝道：「與群臣商量了半日，再商量不出，如今領旨去查，多分也不能有。」蕭後道：「事不可知，眾臣既去查，一定還有別路，且待他們回了旨意，再作區處。」煬帝道：「朕性最不能耐，但念頭動了，便焦躁難過。」蕭後道：「就到江都，也過是遊幸耍子，陛下何苦思量未來，誤了眼前。聞得第十五綺陰院中，晚花新柳，十分可人，何不到花下去叫袁寶兒、朱貴兒，唱幾個新詞遊賞一番，多少快樂，何必這般抱悶！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倒會排遣，也說得是。」遂同蕭後駕輦，竟到綺陰院來。到了院中，院主夏夫人接住，同到各居去遊賞。只見烏啼花落，日淡風恬，春夏之交的光景，真個清幽可愛。怎見得？有《風入鬆》詞一首為證：

鶯聲未老燕初歸，嫩綠新肥。護道春還紅瘦也，留春還有花枝。架上薔薇開處，枝頭梅子酸時。不寒不暖日遲遲，絕好佳期。更有楊花飛滿院，伴落英紅白芳菲。嬌影時時堆砌，疏香陣陣侵衣。

煬帝賞玩多時，心下十分快暢。因對蕭後說道：「早是御妻邀來賞玩，不然便將這樣好風光都錯過了。」夏夫人忙安排上宴來，煬帝飲了數杯，忽問道：「袁寶兒眾人如何不見？」眾內相聽了慌忙去叫，卻都不在院中。只得分頭各處去尋。尋了半晌，一個個方才慌慌忙忙，亂走將來。煬帝見她們舉止失常，便問道：「你這幾個小妮子，躲在何處？這半日方才走來，卻又這般模樣？」眾美人料道隱瞞不過，只得一齊跪下說道：「妾等在在仁智院山上看舞劍耍子，不知萬歲與娘娘駕到，有失隨侍，萬死萬死！」煬帝道：「是誰舞劍？」袁寶兒說道：「是薛冶兒舞劍。」煬帝道：「薛冶兒從不曾說她會舞劍，敢是你們說謊？」蕭後道：「謊不謊有何難見，只叫薛冶兒來一舞，便知端的。」煬帝點點頭，先放了眾美人起來，隨即叫內相去叫薛冶兒。不多時，叫到面前。怎生打扮？只見她：

穿一件淡紅衫子，似薄薄朝霞霞剪就；係一條縞素裙兒，如盈盈秋水裁成。青雲教綰，頭上髻鬆盤百縷；碧月充作，耳邊斜掛一雙。寶釵低金鳳飛，繡帶輕飄彩鸞舞。梨花高削兩肩，楊柳橫拖雙黛。絕無塵氣，恍疑天上掌書仙；別有風情，自是人間豪俠女。

煬帝見薛冶兒，便說道：「你個小妮子，既曉得舞劍，如何不舞與朕看，卻躲在背後賣弄。」薛冶兒答道：「舞劍原非韻事，今日被眾美人逼勒不過，偶然舞了耍子，聊話一時之興，有何妙處，敢在萬歲與娘娘面前施展。」煬帝笑道：「美人舞劍，乃千古美觀，如何反說不韻！」蕭後道：「自謙之詞，不得不如此。」煬帝道：「謙不謙，且舞一回與朕看。」蕭後道：「舞劍壯事，須先賜酒三杯，方才有興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十分湊趣。」隨叫左右斟酒賜與薛冶兒。薛冶兒不敢推辭，飲了酒，只得取了兩口寶劍，走到階下，也不攬衣，也不挽袖，便輕輕的舞將起來。起初時一往一來，還裊裊婷婷，就如蜻蜓點水，燕子穿花，逞弄那些美的姿態；後漸漸舞得緊了，便看不見來蹤去跡，只見兩口寶劍寒森森的，就像兩條白龍在上下盤旋，再舞到妙處，劍也看不見，人也看不見，只見冷氣颼颼，寒光閃閃，一團白雪在階前亂滾。煬帝與蕭後看見，喜得眉歡眼笑，拍手打掌，稱好道妙，叫不絕口。薛冶兒舞了半晌，忽然徐徐收住，恍如雪堆銷盡，忽現出一個美人的模樣。薛冶兒舞罷，輕輕將雙劍放下，氣也不喘，面也不紅，絲髮一根也不散亂，階前並無半點塵灰飛起。走到面前，依舊是衣衫楚楚，笑容可掬。真個是：

能臻化境真難測，會到精時妙入神。

試看玉人渾脫舞，梨花滿院不揚塵。

煬帝將冶兒喚到面前，用手去她身上一摸，卻又香溫玉軟，柔媚可憐，就像連劍也拿不動的，心下十分歡喜。因對蕭後說道：「冶兒美人姿容，英雄伎倆，非有仙骨，不能到此；若非今日，朕又幾乎錯過。」蕭後道：「果然難得！陛下不可不飲。」遂叫左右進上巨觴。煬帝因心中歡樂，也不推辭，左一盅，右一盞，只管大嚼。吃到酩酊之時，竟忘了蕭後在座，遂將冶兒抱入懷中，取笑戲耍。蕭後見煬帝有醉幸冶兒之意，遂暗暗的起身去了。煬帝醉後全不料理，只與冶兒說說笑笑，接杯交飲。這一夜只吃得十分大醉，就留冶兒同在綺陰院宿了。正是：

莫詫君恩漆與膠，須知遇合有前茅。

階前不是龍蛇舞，宮裡安能鸞鳳交。

煬帝次日醒來，問冶兒道：「昨夜娘娘如何回宮去的？」冶兒道：「娘娘見萬歲醉了，遂暗暗起身回去。」煬帝沉吟半晌，恐怕蕭後怪他，忙梳洗了，就上鞦韆。才到午門，只見宇文達領了一班文武，正來回旨。煬帝遂不退回後宮，竟坐便殿問道：「卿等曾查明什麼水路？」宇文達對道：「據河道官，雖查有一條河道，只是迂遠兇險，恐非聖駕臨幸之地。」煬帝問道：「卻是何處？」宇文達道：「這條路，要從洛水轉入黃河，黃河轉入大海，再從海中東入淮河，方能到得廣陵。此去路途萬有餘里，又有孟津、滄海之險，臣等不敢擅便，伏乞聖旨裁度。」煬帝聞奏，沉吟了半晌，又問道：「除了這條，可還有別路？」眾臣一齊奏道：「並無別路。」煬帝道：「既無別路，只得要往此去。」宇文達道：「陛下要由此路，須敕下工部，大大的多造些海船，下邊用木筏屯土，土上造船，船上蓋起宮殿，方可避得風濤之險。」煬帝道：「此法甚妙。」遂要傳旨著工部造船。只見班部裡閃出一個大臣，頭戴豸冠，身穿秀衣，手執象簡，忙忙俯伏在地，奏道：「這一條路如何去得？」煬帝定眼一看，不是別人，乃蕭後之弟蕭懷靜也，現任諫議大夫之職，又是國舅。煬帝一見，便傳旨叫平身。因問道：「此路為何去不得？」蕭懷靜道：「這一條河路，孟津的水勢就如倒峽一般，滄海中蛟龍出沒，浪頭起處與泰山相似。海船雖大，難保無撼蕩之憂。陛下在西苑中花迎柳送，猶不歡意，萬一遇了逆風，不能前進，孤舟泊在海中，煙水茫茫，陛下卻何以為樂？陛下若隨帶許多宮嬪，早路尚慮辛苦，如何倒受得海中這般驚怕？其不可去一也。況一往有萬里之遙，將約一年，方才到得，若朝中有緊急公事，聖駕卻飄流在大海之中，叫臣下到何處來奏聞？其不可去二也。又且海中盜賊甚多，四邊非夷即虜，萬一有些驚動陛下，又不統兵索將，彼時將何策御之？」

其不可去三也。陛下要遊幸廣陵，不過是攬挹山川之秀，以圖行樂，奈何轉以萬乘之尊，下臨不測之地！臣竊為陛下不取也。」煬帝道：「卿之所論最善，但只恨再無一條別路可往。」蕭懷靜道：「依愚臣短見，倒有一條河路可通廣陵，又不險，又不遠，又可除滅不祥，不知陛下肯行否？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卿既有路，何不細細奏上！」只因這一奏，有分教：隋家江山瓦解，又活傾了幾百萬生靈。正是：

昏主唯圖樂，諛臣唯順君。

不思薪火起，燕雀共巢焚。